

《七七的号角》——

抗战文艺作品巡礼

抗战史诗的艺术凝结与历史回响

唐 晓

八十五载岁月奔流，一幅未完成的油画草稿却在时间的淘洗中愈发闪耀出史诗般的光辉。唐一禾先生创作于1940年的《七七的号角》（见右图），有美术史家将其誉为“抗战美术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”，这一评价揭示了它作为视觉艺术中的“民族号角”的重要意义。这幅诞生于抗战烽火的作品，不仅凝固了青年学子走出象牙塔投身抗日救亡的瞬间，更以独特语言和深厚内涵，艺术再现全国抗战拉开序幕这一历史时刻。

理解《七七的号角》，必须深入其诞生之时的炽热历史熔炉。唐一禾少年时期亲历五四运动，“民主与科学”的呐喊与救亡图存的意识已深深植入其精神血脉。负笈求学法国期间，他身处现代主义艺术风起云涌的巴黎，却毅然选择直面现实、关切人生的写实主义道路。这一选择绝非偶然，而是源自其深沉的民族使命感与对五四精神内核的弘扬。1934年学成归国，任教于武昌艺术专科学校（以下简称“武昌艺专”），他迅速将这种现实关怀注入教学与创作。
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彻底点燃全民族抗战的烽火。武昌艺专，这所华中地区的艺术重镇，迅速转变为抗战文艺宣传的前沿阵地。唐一禾的艺术观念也发生深刻转变——艺术不再是象牙塔中的精雕细琢，而是唤醒民众、鼓舞士气的有力武器。他率领学生走出画室，以画笔为枪，以颜料为弹，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战宣传洪流。

这一时期的唐一禾，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与组织力。他策划并指导学生创作了大量巨幅宣传布画，如《正义的战争》《还我河山》等。这些作品主题鲜明，形象生动，笔触粗犷有力，色彩对比强烈，被高悬于武汉的车站、码头、街角，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炬，点燃千万民众胸中积郁的怒火与抗争的勇气。唐一禾的艺术实践，既响应了“艺术为抗战服务”的时代号召，也为他构思更宏大的抗战史诗奠定基础。



《七七的号角》虽被标记为大型油画创作的“草稿”，但其艺术完成度、精神震撼力与历史价值，远非一般意义上的草图所能媲美。画面中心是由青年学生组成的宣传队，他们正踏着坚定而略显急促的步伐前进。画中人物左起依次为夏禹卿、徐莹、刘一晨、王子惠、朱玉如、倪正方、侯日逊，他们是与唐一朝朝夕相处的学生。艺术家以饱含深情的笔触，精准捕捉他们的神情姿态——或坚毅凝重，或慷慨激昂，或沉着专注。这种基于真实个体的描绘，赋予画面无可辩驳的历史真实感和情感冲击力。同时，学生手中的道具既是抗战宣传的工具，更富有象征意味。号筒象征唤醒与号召，铜锣象征警示与集结，画具与幻灯机象征艺术作为武器的力量……这些物品共同构成一个关于抗战宣传的视觉符号系统，将青年知识分子的具体行动升华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普遍意象，是具象与象征的完美融合。

画面采用横向行进式构图，人物排列错落有致，形成一股向前涌动的视觉洪流。背景处理极为简练，强化了人物群像作为画面主体的地位。这种动态构图不仅生动再现了青年宣传队行进的状态，更象征着觉醒的中国青年汇入民族救亡的大潮，勇往直前。画面整体色调深沉厚重，以大面积的暖褐色为主，辅以人物衣着和道具的亮色块，既烘托出抗战的艰辛，又折射出希望的光芒。

《七七的号角》并非孤立之作，它是唐一禾精心策划的抗战史画《伟大的行列——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堪称这部未竟史诗的悲壮序曲。从现存资料和草图构想可知，《伟大的行列——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》旨在描绘全中国各阶层、各民族人民团结一心、共赴国难的壮阔场景。《七七的号角》这幅“草稿”所展现出的群像塑造能力、动态把握能力和情感张力，足以让我们窥见唐一禾对这部鸿篇巨制的宏



我多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学术研究，同时也从事书法创作，切身的体会是学海无涯，艺无止境。耳顺之年，时常想起王朝闻先生常说的8个字：“不到顶点”“再再探索”。“不到顶点”提醒创作者还有探索空间，“再再探索”则催人发幽探奥，不断探索艺术的至理至法。

我更切身的体会是，研究艺术如荡舟海上，需要双楫，一楫是学问学理，一楫是创作实践。双楫摇起，相互配合，艺舟方能行稳。艺舟双楫，直白一点说，就是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相结合。近现代以来，艺术有了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

之区分。人的精力有限，择有取舍，术有专攻，时代使然。不过从另一角度，看，不可片面理解这种区分。分是为了合，分是过程，合是结果；分是手段，合是目的。缺乏学术思考和学问修养，不可能成为杰出的艺术家。同样，没有创作实践带来的切身体会，也很难成为出色的理论家。为什么前辈们一再强调学问、修养和理论认识的重要性，又一再告诫“不通一艺莫谈艺”，深意即在于此。

多年来，我走的是“持艺舟双楫，求学艺相成”之路。我的学术研究，包括书法但不限于书法。理论方面，既有古代书家的专题研究，也有现当代书法研究。创作方面，既有案头的小字书法，也有走向山川的擘窠大字。小字书法多用于案头题跋。我曾尝试用章草书法撰写跋文，或诗或文，或长或短，批评赏鉴与作

艺坛走笔

工致之美的时代之思

陈孟昕

中国工笔画作为东方绘画体系中的瑰宝，历经唐宋发展高峰，以“层染复罩”的技法体系与“立象尽意”的美学内核，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趣味。及至当代，工笔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，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盛景。作为对近5年工笔画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示，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的“第十二届中国工笔画作品展”，为审视工笔画的时代发展打开一扇窗。

展览直面三个时代命题：技法层面，探讨“尽精微”的描绘如何升华为“意象性”的文化表达，这涉及工笔画从形质描摹到精神传达的本体建构；创作层面，思考固有程式如何孕育自主创新，探索的实质是传统法度与当代审美的辩证关系；技术革新层面，回应人工智能介入下工笔画如何守正创新，这关乎文化基因的当代存续。这三大命题呈递进式，形成对工笔画现代性转型的系统性实践与思考。

观察作品可以发现，工笔画的当代发展呈现立体多维态势。一批名家之作，以高超的技法和鲜明的风格，为工笔画承前启后积淀了厚度。越来越多的作品通过对传统程式方法的现代演绎，凸显工笔画“东方”绘画特质。还有不少作品将社会发展等现代主题纳入表现范畴，在葆有个体意识和丰富情感体验的基础上，拓展了工笔画介入现实与国家情怀的叙事链；另一方面在于，创作者以跨界之思维创新材料和技法，通过综合材料、矿物颜料厚涂形成新肌理，既保留线条韵律等中华美学特质，又引发对“色薄意厚”审美意蕴的当代重构问题的关注。此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，学院教育的推动与大众审美水平的提升，形成了创作理念与社会需求的双向互动。

在大众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升、新艺术形式层出不穷的时代背景下，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均以中华美学为基，通过遵循师法自然的创作原则与跨文化融合的实践，表现出对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传统美学理念的继承，以及对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创新的积极回应。意象性探索与个性化表达已构成工笔画创新的核心，在“以工尽意”的理念下，创作者不再拘泥于客观再现，而是通过主客观结合的形式，展现新时代精神气象。

工笔画创作的当代意义在于搭建传统与现代对话的创新桥梁。面对人工智能挑战，工笔画的创新不是颠覆传统，而是激活传统的生命力——实现民族审美精神的代际传承与跨文化传播。这种发展路径既回应了本次展览提出的“工成当代·固本开新”的时代命题，也为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。

（作者为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）

“纪念英韬先生百年诞辰——英韬漫画展”近期在人民日报社展出。老观众来观展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。看多了诙谐、搞笑漫画的年轻人，则对讽刺性漫画有了新、奇、特的感受。

英韬先生以勇于批评闻名漫坛，漫画界称他是站在讽刺前沿的漫画家。这次展览的作品有一部分是他于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国际时事漫画，其中一些讽刺西方霸权的作品，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。其余大部分是表现社会题材的漫画，讽刺的对象是官僚主义、腐败分子、愚昧落后的旧思想等。他以敏锐的观察力、贴切的比喻、幽默的手法 and 老辣的艺术表现力创造出的经典之作，至今为人津津乐道。

英韬为人低调，忠于艺术，“敢于批评”伴随了他的一生。他的创作理念是：漫画画的是思想，漫画家要做第一个“发言人”。所以他的作品视觉独特，总能第一时间抓住社会热点，稳、准、狠地抨击假恶丑。他常说，漫画是比喻的艺术，比喻一定要准确，否则会误导读者。他用的喻体都是大家熟悉的，像体育、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医疗、

## 漫画万象 笔写丹心

徐鹏飞



科技等领域的元素都经常出现在他的漫画中，为主题服务。如漫画《无动力干部》中，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后背上插着发条手柄，手柄上写着“等待指示”。这个喻体就属于科技范畴。站在他的作品前，新老观众有着不同的理解、不同的感受，但笑声是一样的。这场漫画展览，不仅带来视觉的享受，也拨动了我们的心弦。这就是漫画的魅力！



▲油画《盛夏》，作者安木斯。

广东珠海，一道优雅飘逸的弧线，自小横琴山起，向南自然弯垂，延伸至天沐河畔，勾画出横琴文化艺术中心的设计初衷——建筑自成山水。

3个超大尺度的拱形空间成为建筑特色的“呼吸孔”，每一个孔洞既是光的通道，让人感受到时间的流转与自然的呼吸，又分别承担着图书阅览中心、文化

演艺中心、多功能展览中心的功能，营造出开放共享的“城市客厅”。从空中俯瞰，屋顶绿意盎然，层层叠落，编织出一座美丽的空中花园。

源于自然又回归自然，这座大湾区新地标，正与横琴的青山绿水一同滋养着人们的生活，持续激发着城市的内在生命力。



英韬一生投身于漫画事业。求真务实、坚持原则的精神，塑造了他鲜明的个性和独到的人格魅力。担任《讽刺与幽默》报主编时，他一直秉持“作品面前人人平等”的原则，对作风正派的漫画新人热心扶持、培养，身后有诸多感人的故事。英韬也很风趣。在《讽刺与幽默》报编辑部，他与我们一同审阅稿件。有一幅佳作，遗憾的是作者疏忽，作品背面只有标题，信封上仅有地址，没有作者姓名。当时也没有电话这种联系方式。面对此景，几位编辑感到困惑。英韬提议：“作品照常发布，我们为其起名‘何仁’。”大家心领神会，一致赞叹此举巧妙！作品一经刊登，作者迅速与我们取得联系，并称赞道：“果然是《讽刺与幽默》报，总能引人发笑！”

在以英韬为代表的几代漫画家的支持下，《讽刺与幽默》报不断成长，至今仍紧随时代，发表着大量漫画作品，培养着大批新人。英韬当初种下的种子已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大树。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！

（作者为《讽刺与幽默》报原主编）

左上图为《英韬自画像》。

## 琉光璃彩耀千年

赵 冉

夏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游人如织，“明星文物”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前更是人潮涌动。与之相呼应，该馆“琉光璃彩——淄博琉璃艺术展”上，一件琉璃制成的凤冠同样引发关注。历经千年的琉璃艺术，正以新的形式折射出万般光彩。

受传统文化“君子比德于玉”的影响，在中国，琉璃首先作为玉的替代品而被认识和接受，又因其制作不易、脆弱易碎，愈显珍贵。唐代白居易有诗言：“大都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”琉璃既承载着人们对澄澈通透的精神追求，也饱含哲思——极致的美好往往伴随着与生俱来的脆弱，短暂的精彩亦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
早期琉璃多无大件，珠、簪、环等为其主要形态。南北朝以后，随着吹制技术传入，琉璃的形态更加丰富。至清代，宫廷琉璃器造型典雅、纹饰繁复，有刻花、画珐琅、洒金等品种，成为古代琉璃艺术的一座高峰。淄博琉璃承其余绪，以民间吉祥文化为根基，创造出大众喜闻乐见的琉璃器。

如今，越来越多的琉璃艺术创作者在制作技艺、审美观念等方面进一步拓展，开创艺术新风。有创作者将琉璃烧制和内画两种技法融为一体，创造出“炫彩内画”。留白处的勾画，与琉璃的本色、奇妙的光学反应共同构成新的美学意境。

古代琉璃多见黄、赤、蓝、白、青等颜色，今天的琉璃色彩更加斑斓。琉璃艺术创作者尝试进行多种色彩实验，将当代审美追求与中华美学精神相结合。韩美林先生参与设计的《琉璃墨彩》，便利用琉璃的流动特性重构水墨线条，既保留传统美学意境，又以流光溢彩赋予水墨新的生命力。

可塑性是琉璃的重要特性，也是创作者思想观念和艺术表现力得以“外化”的依托。近年来，借助灯工——一种热成型工艺，许多创作者持续

拓宽琉璃艺术的表现力，如展览上引人关注的《蝴蝶灵蛇花冠》等。这些作品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，或在与西方玻璃艺术的交流互鉴中更新技法、观念，使琉璃艺术在火的淬炼中历久弥新。

当下，琉璃艺术依旧在寻找着属于自身的美学表达方式。如何将琉璃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如何在通俗与高雅间找到最佳平衡点，如何兼具视觉冲击力和精神内涵……这些问题需要新一代琉璃艺术创作者认真思考，在对美的求索中用火焰去书写答案。

（作者为淄博市博物馆总馆副研究馆员）



▲结合传统琉璃工艺与现代艺术创作的《邂逅鸢尾》，作者刘媛。